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第四十一回 昆山縣巧逢奇巧案 趙玉貞守節被人欺

話說趙福、趙祿二人正賣壓狗石，從外面進來二人，問：“這塊石頭要賣多少錢？”趙福說：“白銀一萬兩整。”那二人一語未發，回頭就走。和尚說：“二位請回來，我們要的多，也不算賣了。你二位還個價錢，我們漫天要價，你二位就地還錢，倒是給多少？”那二人說：“我們是有人送給我們一條狗，它盡跑。我想用鏈子把這狗鎖在這塊石頭上，他就跑不了啦！你們要的價錢太大，我們要還價，你可別惱，給你一百錢罷！”和尚說：“一百錢也不少，你給滿錢罷。”那人說：“也好，我就給你滿錢。”把錢給了，僱了一個閑漢，扛著要走。趙福說：“濟公，這種寶貝賣一百錢，那如何行？”和尚哈哈大笑，說：“這塊石頭除卻他還怕沒主要哪。”趙祿說：“一百錢夠挨壓的錢了。”和尚說：“你二人二一添作五，一人五十文，我一文不要。你們賺錢，我再給你二人去找寶貝，短不了，不定甚麼人遇見。”二人一聽，也不敢說別的話，無奈說：“去罷，我二人這一回差事白當了，分文不落己。”和尚說：“快走。”

正往前走，祇聽對面有人說：“快躲開，來了瘋婦人了！見人就打，這可不好。”濟公一聽，這件事必得我算算，按靈光連擊三掌，口中說：“好好，這件事，我焉能不管？這還了得！”正自思想，祇見從西邊來了一個瘋婦人，年有二十以外，姿容秀美，身穿青布裙，藍布衫，青絲髮散亂，口中說：“來呀！你等隨我上西天去見佛祖。”濟公一聽，早已明白，說：“好哇，閃開，我也瘋了！”撒腿往前就跑。趙福、趙祿隨後追。

書中交代，這是怎麼件事呢？原來昆山縣有一家紳士人家，姓趙名海明，字靜波，家中豪富，膝下無兒，就是一個女兒，名叫玉貞。生得秋水為神，白玉做骨，品貌端嚴，知三從，曉四德，明七貞，懂九烈，多讀聖賢書，廣覽烈女文。趙海明愛如掌上珠，家大業大，又是本處紳士，姑娘長大十八歲，尚未許配人家。皆因趙海明有一宗脾氣不好，先前常有媒人來給姑娘提親，海明不是把媒人罵出去，就是趕出去，因此嚇的媒人多不敢去了。

他有一個本族的兄弟，叫趙國明，乃是鄉紳人家，也是個本處大財主，在外面做過一任武營里千戶，後來告職在家中養老，為人極其正直。這一天，來瞧他族兄趙海明，二人在書房談話，趙國明就問：“兄長，今年高壽？”趙海明說：“我今年五十八歲，賢弟你忘了？”趙國明說：“今年嫂嫂多大年歲？”趙海明說：“他今年六十，比我長二歲。”趙國明聽罷，點了點頭說：“兄長，你還能活五十八歲麼？”趙海明說：“賢弟此言差矣！‘壽夭窮通是命，富貴榮華自修。’壽數焉能定準。”趙國明說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有幾句話勸你，我侄女已然十八歲，媒人一來說親，你就罵出去，再不捨捨出去，你莫非等著你死了，叫我侄女自己找婆家去？自古以來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人之常禮。”趙海明一聽，長嘆一聲，說：“賢弟有所不知，這並非是我不給你侄女找婆家，皆因來的那些媒人，有提的不是浮浪子弟，就是根底不清，都不對我的意思。我要給你侄女找婆家，倒不論貧富，祇要是根本人家，本人五官相貌端正，不好浮華，就可以行。真要給一個浪蕩子弟，豈不把侄女終身耽誤？再說女兒姻親大事，也不能粗率就辦。”趙國明說：“我來就為我侄女的親事而來，咱們這西街李文芳李孝廉，他有一胞弟叫李文元，新進的頭一名文學，小考時也中的小三元，人稱為才子，今年十八歲，我想此人將來必成大器。”趙海明說：“好，明天你把這位李文元約來，我求他寫兩幅對聯。我要看看此人人品如何。”趙國明點頭答應。

次日早飯後，把李文元帶來，趙海明一看，果然生的豐神飄灑，氣宇軒昂，五官清秀，品貌不俗，連忙讓至書房。家人獻上茶來，趙海明說：“我久仰大名，未能拜訪。”李文元說：“晚生在書房讀書，所有外面應酬都是家兄，故此我都不認識。”談了幾句閑話，又盤問些詩文，李文元對答如流，趙海明甚喜。然後書僮研了墨，求李文元寫了一幅對聯，寫完一看，上寫是：“書到用時方恨少，事非經過不知難。”寫的筆法清秀，趙海明甚為愛惜。寫完了，又談些閑話，李文元告辭要走，趙海明送至外面，回來就托趙國明去說這門親事。三言五語，這也該當是婚姻，就停當了。擇日下禮行茶，過了有半月，又擇了日子，搬娶過門，趙海明陪送嫁妝不少。自過門之後，李文元夫妻甚是和好，過了一年之後，這也是該當李文元下場。自到場以後，自己以為必中，焉想到“不要文章高天下，祇要文章中試官”。三場之後，竟自脫科不第，名落孫山。李文元心中鬱悶成疾，到家總說：“考試官無眼，這樣文章不中。”越病越厲害，不知不覺病體深重。趙氏玉貞衣不解帶，晝夜伺候，不想大限已到，古語說的是：“好花偏逢三更雨，明月忽來萬裏雲。”李文元一病不起，嗚呼哀哉，竟自死去。

派人給趙海明送信，海明一聽這話，如站萬丈高樓失腳，揚子江斷纜崩舟。老夫妻連忙來到李宅，一見死屍，痛哭不止。到了女兒房中，祇見趙氏玉貞連半滴眼淚都未落，趙海明和黃氏安人說：“兒呀，你這樣命苦，你丈夫去世，如何你不傷心？”趙氏一聽，說：“娘親，為孩兒紅顏薄命，我懷中有孕，已然六個月之久，我此時雖然五內皆裂，就不敢哭，怕傷損胎，為之不孝。久後生養，要是一男哪，可以接續李氏門中香煙，要是一女，也是我那去世丈夫一點骨血。”說著話，甚是悲慘。那趙海明夫妻，又是勸解，又是悲哀。

李文芳請人開甲唸經，過了幾日，發引已畢，趙氏玉貞暫守貞潔。過三四個月，腹中動作，派人把趙海明夫妻請來，臨盆之際，有收生婆伺候，生了一男，起了一個乳名，叫末郎兒。每逢丈夫去世，守節孀婦，生這個孩兒，訛傳叫慕生，正字是末生兒。人秉天地陰陽之氣所生，孤陰不生，獨陽不長，陰陽合而後雨澤降，夫婦合而後家道成。

閑言少敘，趙氏自生了此子之後，單打出一所院子，守節三載。兒童非呼喚不准進那院中去，趙海明夫妻也時常來看女兒來。一天，趙氏向他父母說：“爹爹，娘親，明天備一份壽禮來。明天是我哥哥李文芳的壽誕之辰，前來給他祝壽，好叫他照應你這苦命的外孫子。”趙海明夫妻點頭，說：“我夫妻明天必到，給他祝壽。”說完了話，夫妻二人回了家。

次日，先叫家人送來燭酒、桃面，又送一軸壽幛，然後安人坐著轎，員外騎馬，帶領僕從人等，來到李宅門首。一看，真是車馬盈門，白馬紅纓。那些不是親的也來強說是親，本來李文芳又是本處的紳士，又是財主，又是孝廉公，本處誰不恭敬？所有昆山縣的舉監生員，紳董富戶，都來給他祝壽起來。李文芳纔三十歲，家中大排筵宴款待親友。趙海明夫妻來到裏面祝壽，李文芳說：“親家翁，自我兄弟去世，你我久未得暢敘。今天趁此佳期美景，等晚間應酬親友散去，家中現成的粗酌野芹，你我今天可以暢談。”趙海明點頭。

天至掌燈以後，眾親友俱各散去，在書房擺了一桌酒，李文芳同趙海明慢慢小飲，吃著酒談了些閑話。天有初鼓之際，祇見由外面進來一使女，手中拿著一個滅燈進來，站在桌前說：“親家老爺、員外爺，可了不得了，方纔嚇了奴婢一驚。方纔親家太太同大奶奶在上房屋裏吃酒，叫奴婢等去請二主母。我方到東院門前，緊對著書房那裏，祇見那邊一條黑影，我一害怕，也沒瞧出是甚麼來，把燈籠也滅了。”李文芳、趙海明一聽這話，心中詫異，把燈籠點上，二人跟著來到東院門首，叫使女叫門。使女叫了一聲：“二奶奶，開門！”祇聽裏面腳步響聲，把門一開，跑出一個男子，赤身露體，趙海明、李文芳一看，“呀”叫了一聲。有一宗岔事驚人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